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朱元璋传

民国大师经典书系

小传

吴晗 / 著

民国大师经典书系

大师

吴晗 / 著

朱元璋传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元璋传 / 吴晗著.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682-2067-5

I. ①朱… II. ①吴… III. ①朱元璋 (1328 ~ 1398) —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9687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12.25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字 数 / 225千字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44.00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流浪青年	001
一、小行童	001
二、游方僧	013
三、红军起义	026
第二章 红军大帅	059
一、九夫长	059
二、小军官	064
三、大元帅	082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103
一、鄱阳湖决战	103
二、取东吴	125
三、南征北伐	147
第四章 开国皇帝	169
一、国号大明	169
二、统一南北和对外对内政策	179
三、建都和北边防御	191

四、中央集权的加强	198
第五章 政权的支柱	209
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义务	209
二、常备军和特务网	241
第六章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59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59
二、棉花的普遍种植和工商业	277
第七章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297
一、胡蓝党案	297
二、空印案和郭桓案	311
三、文字狱	324
第八章 家庭生活	337
一、多妻多子孙	337
二、思想和生活	348
三、辛勤的一生	360
附 录	369
朱元璋年表	369

第一章 流浪青年

一、小行童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元顺帝妥懽帖木儿在位的第十二年）的上半年，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旱灾，蝗灾，还加上瘟疫。

好几个月没见过雨了，禾苗被晒得干瘪枯黄，田地裂成一条条龟缝，眼见得收成没有指望了，谁也想不出办法。到处在祈神求雨，祝告龙王爷显神通，老年人穿着白麻布短衫，光着头，跪在太阳地恭恭敬敬向龙王爷磕头许愿，孩子们脑瓜上戴着枯柳枝圈在庙里蹿出蹿进，唢呐、锣鼓吹打得震天价响，和尚们个个眉开眼笑。一连求了多少天，还是热辣辣的大太阳，连一丝儿乌云也没影子。农民们正像在热锅上蚂蚁转时，又来了漫天遍野的蝗虫，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

粒也吃得一干二净。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样年景，这日子没法过了！

地方官府呢？除了会向老百姓勒索钱财，关老百姓坐班房，打板子追比欠的钱粮以外，谁还管你天晴还是天阴！

不料祸不单行，闹了天灾，又闹起瘟疫来了。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的人，接二连三地病倒。人们已经吃了好些日子草根树皮了^①，一得病就挺不住，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气，发高热，接着便上吐下泻，不过两三天就断了气。起初人们还不十分理会，到了一个村子一天死去十几、几十个人，家家户户死人，天天死人的时候，才明白这是闹瘟病，不由得着慌起来，不管“在数的难逃”的老话，还是逃命要紧，各村庄的人携儿带女，像蚂蚁搬家似的投奔远处亲戚朋友家去了。不上十天工夫，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闹得人烟寥落，鸡犬声稀，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

孤庄村^②朱五四一大家人，不到半个月时光，死了三口。朱五四老爹六十四岁了，四月初六故去，初九大儿子重四也死了，到二十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五四的二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洪武二年三月丙申，上以旱灾相仍，因念微时艰苦，乃祭告淳祖、淳后曰：因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也。”

② 同上卷一，《明太祖文集》卷十四《御制皇陵碑》，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刘继祖，三书都作孤庄村。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天潢玉牒》作太平乡县庄村是错误的。

儿子重六和小儿子元璋（原名重八，后名兴宗^①）眼看着大人一个个死去，请不起郎中，也抓不起药，只急得相对痛哭。^②尤其为难的是家里停了几口尸，手头没有一贯钞，一钱银子，买不了棺木，老放着总不是归结，无论如何总得先找块地埋下才是。可是地呢？自己连一巴掌大的也没有。想来想去，只好去哀求田主刘德，想来作了几年的主客，从未欠过

① 宋元以来的封建社会，平民百姓没有取名的一般不起名字，只用行辈和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例如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徐诚庵见德清《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并徐君说。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又考洪文敏《夷坚志》所载宋时杂事，如云兴国军民熊二，又云刘十二鄱阳城民也，又云南城田夫周三，又云鄱阳小民隗六，又云符离人从四，又云楚州山阳县渔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乡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临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张四，又云黄州市民李十六，其仆崔三，又云鄱阳乡民郑小五，又云金华孝顺镇农民陈二，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又载阳武四将军事云，访渔之家，无有知之者，亦不曾询其经第，识者疑为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

按：宋代平民姓第见于《清明集》户婚门的很多，如沈亿六秀，徐宗五秀，金百二秀，黎六九秀之类。《明太祖文集》卷五赐署令汪文、刘英勅：“今汪姓刘姓者见勤农于乡里，其人尚未立名，特赐之以名，曰文，曰英。”汪文、刘英的年龄假定和朱元璋相去不远，公元1344年约年十七八岁，到洪武初年已经四十多岁了，尚未立名。和俞樾所疑印证，可见宋元以来平民无职不起名字的情况。据潘桢章《国史考异》卷一引承休端惠王《统宗绳赞录》，元璋的父亲五四名世珍，大哥重四名兴隆，二哥重六名兴盛，元璋重八，原名兴宗，这些名字大概都是后来追起的。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卷十八。

租，落过不是，到了这步田地，总该施舍施舍吧。谁知不但不答应，反而挨了一倾臭骂。^①正没计较处，邻居刘大秀^②、娄大娘老两口走上门来，埋怨元璋兄弟，怎么不找刘大伯，倒去找别人，白讨没趣。原来刘大秀的小儿子刘英和元璋常在一起玩耍，是好朋友，适才也在刘德家，看了元璋兄弟哭啼啼，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告诉爹妈，刘大秀和朱五四紧邻相住，同在一个社，又和五四年纪差不多，合得来，经常说个闲话儿。因此，刘英一说，两老一合计，就来找元璋兄弟了。^③当下元璋两兄弟磕头谢过了，算是葬地有了着落。但是，衣衾呢，棺材呢，还是没办法，再也无处去求人，只好将就，把几件破衣衫包裹了，抬到刘家地上安葬。两兄弟

①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御制皇陵碑》。按《皇陵碑》有二本，一危素撰，《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洪武二年二月乙亥，诏立皇陵碑，先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宜国公李善长诣陵文碑。”一为朱元璋自己写的：“洪武十一年四月，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一为散文，一为韵文。二文并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后文也收入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一。

② 徐祯卿《翦胜野闻》作刘大秀，《天潢玉牒》及高岱《鸿猷录》作刘继祖。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又惠侯条，刘继祖字大秀。

按：秀也是宋元以来的民间称谓，注三引《清明集》户婚门之外，如洪迈《夷坚甲志》十一：“……问之曰：五秀何为至此？原注：何第五秀者其人呼秀才云。”明初南京有沈万三秀。秀和郎有区别。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间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光绪《凤阳府志》卷十：“继祖父学老，任元为总管。“是故家右族，行一，故称大秀。

③ 《明太祖文集》卷一《追封义惠侯刘继祖诔》：“朕昔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念无阴宅之难。吁，艰哉！尔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乐葬皇考妣于是，至今难忘。”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刘继祖》。

一面抬，一面哭，好容易抬到山坡下，突然间风雨交加，雷轰电闪，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约够一顿饭时，雨过天晴，到山坡下一看，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坡土松，一阵山洪把坡上的土冲塌了，恰好埋了尸首，厚厚的一个土馒头，俗话叫做“天葬”。^①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写《皇陵碑》时，还觉得伤心：“殡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莫何肴浆！”

元璋又吃了些日子草根树皮，邻居汪大娘娘儿俩看着他孤苦可怜，也不时招呼着吃一顿两顿，胡乱混了一阵。想想不是久计，只好挨村子找零活做。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避瘟走了，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怎么雇得起人？一连奔波了好些天，到处碰壁。一天，从邻村找活回来，路过父母坟地，懒得回家了，蹲在坟边，沉思如何来打发日子，对付肚子。

他长得身材高大，黑黑的脸盘，高高的颧骨，大鼻子，大耳朵，粗眉毛，大眼睛，下巴比上颚长出好几分。整个脸型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盖门上一块骨头突出，像个小山丘。样子虽不好看，却很匀称，显得威严而沉着，谁只要见他一面，再也忘不了他那个怪长相儿。

小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

^① 徐禎卿《翦胜野闻》，王文禄《龙兴慈记》，王鸿绪《明史稿·太祖纪》。

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又最有担当。有一天，忽然饿了，时候早又不敢回家，怕田主骂。同看牛的周德兴、汤和、徐达许多孩子也都说饿，大家越说饿，肚子里咕噜得越凶。这个说有一碗白面条吃才好，那个又说真想吃一块白切肉，又有人说肉是财主们吃的，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说得个个人的嘴都流涎了。猛然间元璋大喊有了，大家齐声问什么？元璋笑着说，现成的肉放在面前不吃，真是呆鸟！大家还不明白。元璋也不再作声，牵过一条花白小牛娃，放牛绳捆住前后腿，周德兴赶紧抄着斫柴斧子，当头就是一斧，汤和、徐达也来帮着剥皮割肉，别的孩子们拣些干柴枯树叶，就地架上几块石头，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吞，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不一会儿，一条小牛娃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根尾巴了。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山脚下村庄里，炊烟袅袅，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蓦地有一个孩子省悟了，小牛吃了如何去见田主？大家面面相觑，想不出主意，互相埋怨，乱成一团。元璋一想，主意是自己出的，责任也该承担起来，不能连累别人。拍胸膛说我一个人认了，大家不要着急。也真亏他想得好主意，把小牛娃皮骨都埋了，拿土把血迹掩盖了，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

石头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怎样拉也拉不出来了。孩子们齐声说好。当晚元璋挨了田主刘德一顿毒打，被赶回家，虽然吃了苦，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①

元璋是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十八日未时生的，虚岁十七，实在还不满十六周岁。父亲是老实本分人，做了一辈子佃客，受了一辈子田主的气，头发胡子全花白了，还捞不着一巴掌地。搬了一辈子家，早年从泗州盱眙县（今安徽盱眙）迁到灵璧县（今安徽灵璧），又迁到虹县（今安徽泗县）。到五十岁时又迁到钟离东乡，种了十年地，被田主无故夺佃，没奈何又迁到西乡，四年前才搬到这孤庄村来^②。你说朱五四没长性，喜爱搬家？那倒也不是。原来一百个田主大户竟有九十九个是黑良心的，穷人送上押佃钱，说尽好话才佃了几亩地，天不亮就起床，月亮出来还在地里作活，出气力，流汗水，一年忙碌到头，算算收成，十成里头竟有六成归了地主。佃户左施肥，右辟水，把地服侍得肥了一些，生地改成熟地，正好多收一点粮食的时候，田主立刻就加租，不肯加就退佃，划算一下，竟是白干活，一点粮食也剩不下，只好搬家另觅大户。忍下去吧，三两年后还是得被撵走。告官府吧，那里没有穷人的理可说。因之，

① 王文禄《龙兴慈记》。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天潢玉牒》。

朱五四虽然拖儿带女，在一个地方老是住不满十年，而且，老是替大户开生荒地，好容易收成多了一点，就得走路。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也省吃俭用，低头下气，却一辈子被田主作践欺侮，到死后连一片葬身之处也没有。

元璋想了又想，自己还是走父亲的老路，一辈子替田主做牛马，挨饿、受气、被撵、流浪？不行，不能再做牛马了！可是，不做佃户，要自己有地啊，没地，有力气也没处使。地从哪里来？买，没有钱。给，谁给你？想到这里，他又茫然了，没有别的出路。

朱五四儿女都拉扯大了。大哥二哥算是娶了媳妇，连花轿也请不起，喜酒也没一盅，娶的还不是一样佃客人家的女儿。三哥重七给人家招了上门女婿，得给人家种一辈子地。也好，家里省一张嘴。大哥有两个小子，二哥也养了一个男孩。大姊嫁给王七一，二姊远了，还是在盱眙时订的亲，男人叫李贞。^①只有他自己没成家。要是平常年景一家子勤勤恳恳，佃上几十亩田地，男耕女织，养猪喂鸡，砍柴，拾粪，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苦虽苦，总还活得下去。偏又连年荒旱，二嫂三嫂先后病死，大侄儿和二房的孩子都夭折了，王家也满门葬绝，嫁给李家的二姊也死了，二姊夫带着外甥保儿逃荒，不知去向。今年又是旱灾、蝗灾加上瘟疫，一家子接连死了三口，偌大一家人家，只剩下大嫂王大娘和二侄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潘怪章《国史考异》引《朱氏世德碑》，郎瑛《七修类稿》卷七。

文正，二哥重六和元璋自己四口人了。

元璋想了又想，过去凭着人力多，只要肯卖力气，总还饿不死。如今呢？能下地的只剩下两兄弟了，地干得比石头还硬，小河小溪都干得没一滴水，就下地又中什么用？

一天两顿饭，存粮一颗也没有。地里的呢，收割时怕还不够交租，哪来吃的？大嫂还有娘家，总可以有些办法。二哥呢，这些天来也闹得软绵绵的，动弹不得。自己食量又大，粗重活计虽干得，却苦于这年头空有力气无处卖。小时候虽曾跟蒙馆老师上过几个月私塾，一来自己贪玩，二来农忙就得下地，哪曾好好念过一天书。纵然靠着记性好，认得几百个字，却又做不来文墨勾当，写不得书信文契。父亲搬到本村来，原是为了这一带生荒地多，人力少，日子可能好混些，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田主的田地越多，心也越狠，对佃户越刻薄，饶是三节送礼，按时交租，陪着笑脸，他还是掂斤播两，嫌粮食水分大，嫌分量不够。这年头能欠交一点租就是天大人情了，还敢开口向他借渡荒粮？官府的赈济粮呢？不敢指望，即使有了，还不是落到县官的荷包里，送进大户的仓库里去，哪儿会有穷苦人的份？再说本家呢？伯父这一房还在泗州盱眙县，听说几个哥哥侄儿先后去世，只剩一个四嫂在守寡，看光景是投奔不得的。^①

再往上，祖籍是句容（今江苏句容），朱家巷还有许

^① 《朱氏世德碑》，《国史考异》引《统宗绳赞录》。

多族人。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户，本地不出金子，官府不由分说按年照额定的数目摊派，只好拿粮食换钱钞，到远处买金子缴纳。后来实在赔纳不起，索性丢了房屋田地，进到泗州盱眙垦荒的。句容那边好几代没来往，情况不明。再老的祖籍是沛县（今江苏沛县），已经隔了几百年，越发不用说了。^①

自己的本家门，近的远的，里里外外，想来想去，没有一处可以投奔的。到哪里去呢？

舅家呢？外祖父陈公那把大白胡子，惯常戴上细竹丝箬帽，披着法衣，仰着头，那扣齿念咒的神气，还依稀记得。想起来也真怪，只知道他叫外公，连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死的那年已经九十九岁了。母亲曾经翻来覆去地说外公的故事，这话已经有五六十年了。那时外公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亲兵，蒙古兵打进来，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文丞相也打了败仗，被蒙古兵俘虏了。张世杰忠心耿耿，和陆丞相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那年是己卯年（公元1279年）。二月间，张世杰集合了一千多条大船，和蒙古兵决战，不料崖山海口失守，斫柴取水的后路给切断了，大军只好吃干粮，口渴得忍不住，只好喝海水，弄得全军都呕吐病困。蒙古兵乘机进攻，宋军船大，又因为怕风浪大，都联在一起，无法转动。三军望绝死战，一

^① 《朱氏世德碑》，《国史考异》引《统宗绳赞录》。

霎时中军被突破了，陆丞相仗剑叫妻子儿女都跳下海去，自己背着六岁小皇帝也跳海自杀，宁死不屈。张世杰带了十几条船，冲出重围，打算重立赵家子孙，恢复国土，谁知船刚到平章山洋面上，一阵飓风把船吹翻，张世杰被淹死了。外公掉在海里，侥幸被人救起，吃了许多苦头才得回家。在本地怕又被抓去当兵，迁居到盱眙津里镇。他原来会巫术，就靠当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过活。到老年常含着一泡眼泪说这一段伤心事，惹得听的人也听一遍哭一遍。外公只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嫁给季家，小的就是母亲。外公收了季家大表兄做过继孙子。外公死后，因为隔得远，家里这多年也没有和季家来往，料想这年头，景况也不见得会好。^①

元璋左想右想，竟是六亲俱断，天地虽宽，却无投奔之处。越想越烦闷，无精打采走回家来，蒙头便睡。

又挨过了一些日子，游魂似的晃来晃去，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嫂带着侄儿走娘家去了。常时在一起的几个朋友周德兴、汤和年纪都比自己大，有气力，有见识，又都出外谋生去了，无人可以商量。从四月一直待到九月，有半个年头了，还计较不出一条活路。和二哥商量，哭了半天，看来也只有远走他乡，各奔前程。兄弟舍不得分离，相抱痛哭，惊动了邻舍，隔壁汪大娘知道重六不放心小兄弟，就提起当年

^① 《明史》卷三百《外戚陈公传》。

五四公在皇觉寺许愿，舍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的事，如今何不一径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有碗淡饭吃，总比饿死强，二哥同意了。^①

原来元璋小的时候多病，才生下，三四天不会吃奶。^②肚子胀得圆鼓鼓的，险些不救。朱五四着急得很，胡思乱想，做了一个梦，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了，也许只有佛菩萨才救得下，索性舍给庙里吧。他立刻抱着孩子走进一个大庙，不知怎的，庙里和尚一个也不在，接不上头，只好又抱回来。忽然听到孩子哭声。梦醒了，孩子真的在哭，妈妈在喂奶，居然会吃奶了。过几天，肚胀也好了。长大后还是三天风，两天雨，啾啾唧唧，病总不离身。父母着了慌，想起当年的梦，真的到寺里许了愿，给元璋舍了身。^③

汪大娘娘儿俩替元璋预备了香、烛，一点礼物，央告了高彬法师。九月里的一天，皇觉寺多了一个小行童。^④朱元璋剃成光葫芦头，披上一件师兄穿烂的破衲衣，见人合十问讯，居然是佛门弟子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是日常功课。见庙里人叫师父、师兄、师娘，见俗人叫施主，连称呼也改了。早晚听着钟声，鼓声，木鱼声，念经声，想想自

① 《御制皇陵碑》。

② 高岱《鸿猷录》《龙飞淮甸》。

③ 《皇朝本纪》。

④ 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四明太祖《御制龙兴寺碑》：“彼时朕年十有七岁，方为行童五十日，于教茫然。”行童是僧侣的仆人，《睽车志》：“朱三有子，年十三四，侷于应天寺僧为行童。”